

言行龜鑑

欽定四庫全書

言行龜鑑卷三

元

張光祖

撰

交際門

竇諫議禹鈞為人素長者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嘗於宅南建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頓者公咸為處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

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深恩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

戚同文睢陽人幼孤事祖母以孝聞遭世喪亂不復仕創睢陽書院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六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同文尚信義喜賙人急所與交皆當世名士門人號曰堅素先生 戚公同文從邑人楊懿受經懿遇疾託以家事同文為葬其三世之未葬者

曹武惠王征幽州失律素服待罪趙叅政昌年請按軍

法朝廷察之止謫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叅政自
延安還因事被劾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
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嘆服

王文正公嘗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楊曰丁謂何如對曰
才則才矣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
當權必為身累

錢公惟演出守河橋詣王沂公曾為別酌酒餞之錢曰
惟演身列將相不為不重然朝廷每闕輔相議不在中

惟公憐之公答曰相公才用閥閱豈曾所敢望然曾忝
冠宰府今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
識不茂實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敷歷中外豈惟演所
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
公者蓋以搢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
畏之跡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張忠定公詠號乖崖與寇萊公為布衣交萊公兄事之
忠定面責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公守蜀聞萊公大拜曰

寇準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
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用之太早恐不及學
耳萊公在岐忠定自蜀還訪之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
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取其傳讀之至
不學無術曰此張公謂我也張忠定公言吾頃與寇

公準張公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之右吾
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著于鄉里有古人風以某之文
近覃之文則未可知若言其行則某不及覃遠甚遂讓

覃為解元蓋士君子當以德義為先不然未足為士也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
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李文定公家甚貧同巷李生每推財以濟之公感其意
拜為兄尋舉進士第一李生遣人奉書通殷勤公口謝
之而已不荅書生慙謂公挾貴忘舊遂不復相聞後十
年公為左相因而奏李生昔日賙卹之義願授一官以
報其德詔授左班殿直公製袍笏致書州將令送生至

公所公與叙舊好且謝曰昔日周旋極不敢忘幸被誤恩乃獲所願衆然後服公性度弘遠非狹中淺見之人所能度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甚貧遊於翼城逋人錢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家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後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後以事敗文潞公為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鉞銀至縣葬

金史四庫全書
卷三
務均之母事少解公不忘一飯之恩如此

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希文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
攻許公之短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
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許公復入相對仁宗
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
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亦美
許公不念舊惡仲淹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
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耶及仲

淹知延州移書喻元昊以利害答書不遜仲淹焚其書
不以聞執政以為不當通書而又擅焚之宋庠請論以
軍法上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
宋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氊同寢
一日分途割而分之公與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
京師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
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
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

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為婚姻不絕詠史詩
云韓李京師更僕時控驢負笈兩無辭一朝接踵身榮
顯合契姻聯百世期 韓忠憲與李康靖皆甚貧汝州
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韓公韓公至即設
豬肉康靖嘗有簡戲之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前輩以設肉
為重禮

李康靖公為長社令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止其
貧儉如此

陳公希亮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于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忱同登進士第

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以蹙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滅之計

諫官歐陽修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於杭經遊里市或謂曰何以不

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抵我豈可以私報也

杜正獻公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
范文正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
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贈朱氏父
太常博士暨諸子皆公為葬之歲則為饗祭朱氏他子
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
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
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

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丈正懷中丈正方辭
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丈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
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
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范丈正公以晏元獻之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
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 范丈正公言幕府辟客須
可為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我敬之為師
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范丈正公守邠

州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縗經數人營理喪具
公亟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賙斂棺槨
皆所未具公憮然徹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
有泣下者

石徂徠師事孫明復行則從升降拜則執杖履以侍孔
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交聞先生之風就
見之介侍左右魯人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
禮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
病且死盡其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
于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
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後謂
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乎又何
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
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
為鄉閭善士

韓魏公琦重義輕財賙人之急少善尹師魯師魯亡割俸畀其孤為直其寃於朝仍奏錄其子視財物不以恩其意既乏則損已服用玩好以與之士無遠近咸趨之其故舊之子孫寒窶無所託而依以為生者常十數家韓魏公在通州張商英入相欲引公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其言而由吏局用公也韓魏公言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亦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